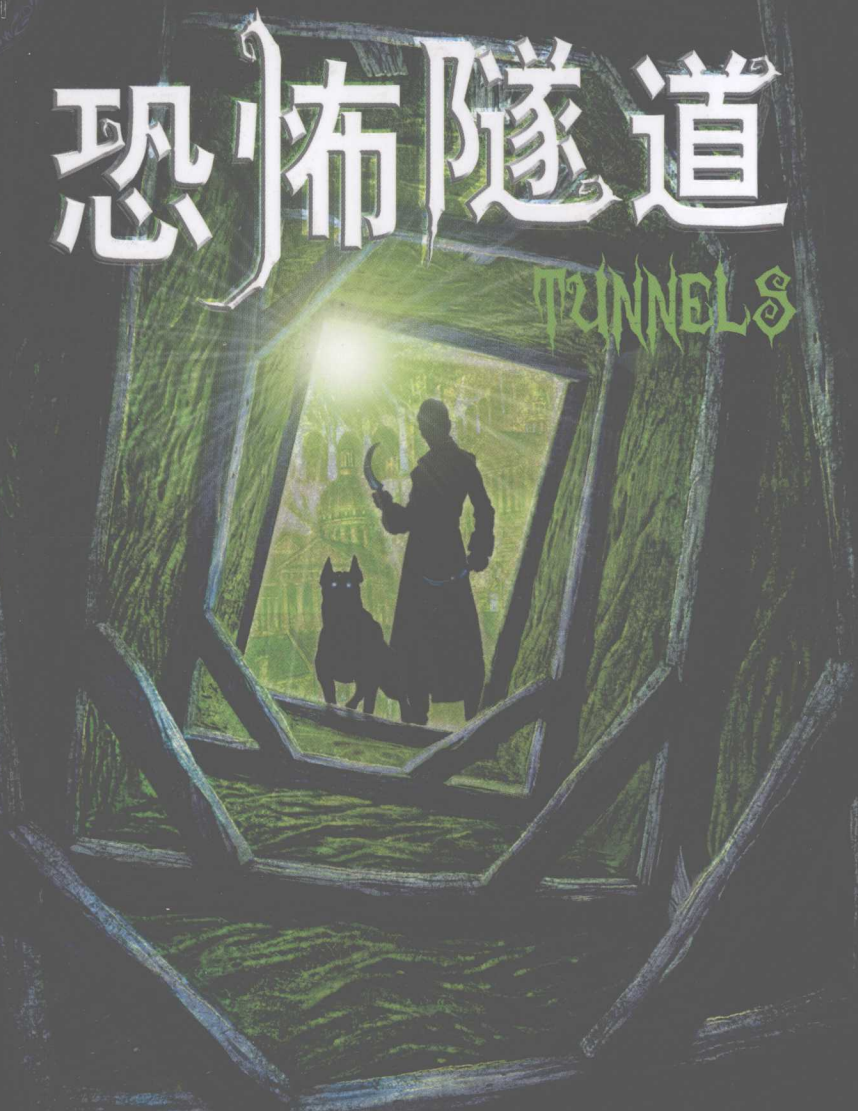




[英] 罗德里克·戈登 布赖恩·威廉斯 著 肖毛 译

恐怖隧道

TUNNELS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英] 罗德里克·戈登 布赖恩·威廉斯 著 肖毛 译

恐怖隧道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恐怖隧道 / (英) 戈登, (英) 威廉斯著; 肖毛译.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9.6

(隧道系列)

ISBN 978-7-5391-4832-8

I. 恐… II. ①戈…②威…③肖… III. 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6432 号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2007 under the title Tunnels by The Chicken House, 2 Palmer Street, Frome, Somerset, BA11 1DS

Text copyright © Roderick Gordon and Brian Williams 2007

All character and place names used in this book are (c) Roderick Gordon and Brian Williams and cannot be used without permission.

Inside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2007 Brian Williams

The Author/Illustrator has asserted his/her moral right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07-134

恐怖隧道 [英] 罗德里克·戈登 布赖恩·威廉斯 著 肖毛 译

总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责任校对 葛士杰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com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310mm 1/32

印 张 12.875

印 数 0001-15000

书 号 ISBN 978-7-5391-4832-8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服务热线: 0791-6512056)



目 录

第一部 破 土 1

第二部 隔离区 141

第三部 永恒之城 293

尾 声 398

译后记 402



第一部

破 土

第 1 章

咔嚓！镐头击中洞壁。一片闪亮的碎玻璃不知从哪里飞出来，钻进泥土深处，发出一声闷响，然后停止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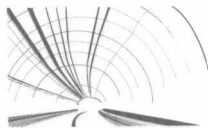
“威尔，大概就在这里！”

伯罗斯博士沿着狭窄的隧道，慢慢地向前爬行。这里的空间十分有限，让他满头大汗，呼吸沉重。他开始兴奋地用手指挖动泥土，在潮湿的空气里，他的气息显得有些混浊。他们头顶的矿工帽照明灯发出两道灯光，彼此汇聚在一起，两个人都渴望看得更清楚。灯光投射到洞穴底部，照在几块陈旧的厚木板上，映出它们涂着柏油的纹理和开裂的表面。

“把撬棍递给我。”

威尔^①在他的帆布背包里搜索着，找出一根粗钝的蓝色撬棍，把它递给父亲。伯罗斯博士盯着面前的几块厚木板。他用力地把撬棍的扁平边沿插进两块木板之间，低吼一声，用尽全力，把撬棍插入一块木板后面，以便得到一个支点。然后，他开始来回撬动木板。木板吱吱作响，发出阵阵呻吟，顽固地对抗着，最后终于膨胀起来，脱离洞壁，

^① 威尔（Will）：威尔全名为威尔·伯罗斯，“威尔”的原文（Will）可解释为希望、渴望或意志，“伯罗斯”的原文（Burrows）可解释为洞穴或挖洞。



发出响亮的爆裂声。木板被撬下来之后，现出一个阴森的豁口，一股潮湿的冷风从豁口里吹出来，让威尔感到有点儿害怕。

他们紧张地忙碌着，又拆除了另外两块木板，终于露出一个与肩膀同宽的洞口。随后，他们默默地休息了一会儿。父与子转身对视，迅速交换了一个默契的微笑。他们的矿工帽照明灯照亮了彼此沾满污泥的脸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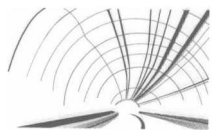
他们转向那个洞口，惊奇地盯着那些尘埃。它们漂浮在漆黑的洞口，犹如颗颗细微的小钻石，排列成陌生的星群。

伯罗斯博士小心地斜着身子，走进洞口。威尔挤到父亲身边，从他的肩膀上往洞里看。他们的矿工帽照明灯射向洞穴深处，清晰地映出一面弧形的砖墙。接下来，两道光柱射向更远的地方。远处的洞壁上贴着几张旧海报，它们的边缘与墙壁若即若离，正在缓缓地摆荡着，仿佛被海底急流推动的海草卷须。威尔稍稍仰起头，让光柱射得更远，一直射向墙壁尽头，映出一块涂着亮光漆的标牌。伯罗斯博士追随着儿子的视线，让两道光柱汇聚到一处，照亮写在标牌上的文字。

“海菲尔德与克罗斯利·诺斯！找到了，威尔，终于找到了！我们发现了它！”伯罗斯博士激动的声音，在这个阴湿的废弃火车站之中回荡。他们都有种微风拂面的感觉，好像有谁在月台和铁轨上吹气似的。这个已被封锁和遗忘多年的地下墓穴，似乎正在不断地释放潘神的恐慌^①，对两个擅闯禁地者发出警告。

威尔胡乱地踢着铺在洞底的踏板，溅起大量的碎木屑和烂木块。最后，踏板突然被他踢裂，露出一个窟窿。他急忙往洞里走，边走边紧紧地抓着他的铁锹。他的父亲立刻跟着他往前走。他们嘎吱嘎吱地走出几步，踏上坚实的月台表面。他们的脚步声在黑暗中产生回响，

① 潘神的恐慌（panic）：据希腊神话，潘是牧神和山神，喜欢独处和在岩洞里睡午觉，能发出一种神秘的声音，使人产生莫名的恐惧。



他们的照明灯光柱把月台四周照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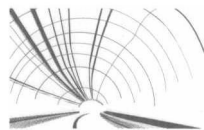
屋顶悬吊着无数纷乱的蜘蛛网。伯罗斯博士吹一口气，吹散挡在面前的一张蜘蛛网。在察看周围时，他的照明灯映出了儿子的怪模样。威尔戴着一顶身经百战的矿工帽，蓬乱的白发从帽子下面露出来，仿佛许多晒白的秸秆。他在黑暗中眨动着眼睛，淡蓝色的眼睛里闪出狂喜的光芒。他的衣服着实难以形容，只能说它们与周围的泥土颜色相同，全都是棕红色的。他的身上沾着许多泥土，一直覆盖到他的脖子附近，让他变得宛如艺术家塑造的雕像。但是，这尊“雕像”却显得格外神奇，全身充满活力。

伯罗斯博士的模样与儿子不太一样。他瘦削结实，身材适中，圆脸上有一双敏锐的棕色眼睛；那副金边的水晶眼镜，让他的目光显得越发敏锐。

“往上看，威尔，瞧那个东西！”伯罗斯博士说。他的照明灯射向他们刚刚离开的通道，照亮了通道上方的一块标牌。出口，牌子上写着两个粗大的黑体字。他们分别打开自己的手电筒，射出两道强光，与那两道稍暗的照明灯光一起穿透黑暗，照亮了整个月台。屋顶上垂挂着许多树根，墙壁因风化而布满沉积物和斑驳的白垩色墙垢，墙缝里渗着潮气。他们都能听到，远处有流水的声响。

“这个发现怎么样？”伯罗斯博士用得意的腔调说，“自从1895年修建新海菲尔德车站以来，谁都没有来过这儿。仅想到这一点，就会使人心花怒放。”他们走到月台的一头，伯罗斯博士现在用手电筒照射着他们身边的铁轨。下方的路面被一堆碎石和泥土堵住。“另一头的铁轨恐怕也是这样，两边的火车道大概都被堵住了，”他说。

他们小心翼翼地沿着月台行走，注视着每面墙壁，但仅能辨认出那些破损严重的浅黄色砖块，砖块的边缘呈墨绿色。每隔三米左右，可以看到一盏煤气灯，它的玻璃灯罩上标着依然清晰可见的号码。



“爸爸，爸爸，快看这里！”威尔大喊，“你看见那些海报没有？有的字还挺清楚呢。我猜，它们都是广告墙或者类似的东西。瞧，这儿有一张比较清楚的：威尔金森马戏团……将于1895年2月10日……举行公演。哇，这里还有一张画呢，”威尔激动地说。他的父亲走过来，跟他一起观看。这张海报上没有任何水渍，他们可以看清它的本来颜色。海报上画着一个红色马戏篷，篷前站着一个蓝衣人，头戴大礼帽。“你再瞧瞧这个，”威尔说，“脂肪超标吗？戈登医生为您提供超级减肥药！”这张海报上有一个用粗线条描绘的大胖子，面蓄胡须，手举小药瓶。

他们继续往前走，来到月台的拱门下，门口堆满碎石。“这里大概通向另一个月台，”伯罗斯博士告诉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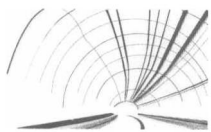
他们暂时停住脚，瞅着一把华丽的铸铁长椅。“放在花园里倒挺不赖。只需要彻底清洗，再涂上几层油漆，”伯罗斯博士喃喃自语。这时，威尔的手电筒照亮了藏在阴影里的一扇黑色木门。

“爸爸，你怎么看？这里是不是可以当做办公室之类的地方？”威尔盯着那扇木门，向父亲提问。

“办公室？”伯罗斯博士回答，一只手插进衣袋，摸索着衣袋中的一张纸片，“看看再说吧。”

没等父亲回话，威尔已经开始推门，它却纹丝不动。他立刻抛弃了把这里当做办公室的打算。伯罗斯博士走过去协助儿子，两人合力用肩膀撞门，打算把门撞开。他们把门框都撞歪了，撞到第三次时，木门才突然打开。父子俩跌进房间，泥沙如大雨般倾盆而下，洒向他们的脑袋和肩膀。他们咳嗽着，揉揉眼睛，在密密的蜘蛛网之间穿行。

“哇！”威尔轻声惊叫起来。他们发现，这个小办公室的中间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上面积满灰尘。威尔小心地走到椅子后面，伸出那只戴着手套的手，拨开墙上的一层蜘蛛网，露出一大张褪色的火车路线图。



“这里也许是站长办公室，”伯罗斯博士说着，用胳膊拂去桌面的灰尘。桌面上露出一个吸墨台，上面放着肮脏的茶杯和茶碟，它们的旁边有一个小东西，因年久而褪色，在桌面上渗出一滩绿渍。“真迷人！这是铁路电报机，制作很精美。我看，它是用黄铜做的。”

桌子两边的墙壁上钉着许多木搁板，板子上堆放着大量烂纸盒。威尔随便挑选出一个纸盒，飞快地搬到桌上，生怕它从手里散落出去。他揭开变形的盒盖，好奇地打量里面的几捆旧车票。他抽出一张车票，腐烂的橡皮筋立刻断裂，花花绿绿的车票散在桌面上。

“它们是空白的，还没有完全印好呢。”伯罗斯博士说。

“你说得对，”威尔察看着一张车票，吃惊地承认。他始终对父亲的博学感到惊讶。伯罗斯博士却没有留意儿子的话。他跪下来，吃力地从下面的一块木搁板上搬起一个裹在破布里的重物。他刚一碰到那个东西，破布就裂开了。“瞧这儿，”伯罗斯博士大声说。威尔走过去，看到一件机器，很像老式的打字机，边上带有一个大拖曳柄。“这是早期的印票机样本。它有点腐蚀了，但我们也许能把它修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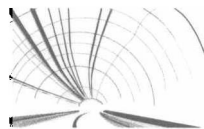
“干吗要修理它？你想把它放在博物馆里？”

“不，我要把它作为我的收藏品，”伯罗斯博士回答。他犹豫片刻，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威尔，我们别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连一个字都别说。懂吗？”

“为什么？”威尔扭过头，微微地皱起眉头。尽管父子俩在闲暇时都是刻苦的“地下工作者”，可他们从未张扬过这一点，反正没人会对挖掘工作产生浓厚兴趣。他们都酷爱挖掘，这既是不能与他人分享的秘密，也是令他们父子情深的感情纽带。

他们站在那间办公室里，让照明灯的光柱停留在彼此的脸上。伯罗斯博士依然紧盯着儿子，期待他的保证。

“去年夏天在罗马别墅遗址发生的那件事，你肯定还记得吧，对不



对？那个鼻孔朝天的大教授刚一露头，就抢走我的挖掘现场，把所有荣誉都攥在他的手心里。我发现了那个遗址，结果换来了什么？只能从他的狗屁论文里挖掘出一条微不足道的感谢。”

“嗯，我记得那件事，”威尔说，想起父亲当时长吁短叹和暴跳如雷的模样。

“你不愿意再出这种事吧？”

“不，当然不。”

“那就好，这次我决不愿再成为一条脚注。我宁可把这件事对外界保密。他们不能把荣誉从我手里抢走，这一次不能！你同意吗？”

威尔点头同意。照明灯的灯光打在墙上，上下跳动了一次。

伯罗斯博士瞅瞅他的手表说：“好啦，咱们现在该回家了。”

“好吧，”威尔勉强地回答。

父亲根据儿子的口气判断，他对此不太高兴，于是补充说：“时间非常充裕，对不对？等到明晚的休息时间，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探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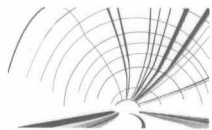
“嗯，我也这样想，”威尔半信半疑地说着，走向门口。

伯罗斯博士亲切地拍拍儿子的矿工帽，两个人一起离开这间办公室。“威尔，我必须告诉你，你干得非常出色。尽管挖掘了好几个月，但我们确实尝到了甜头，对不对？”

他们返回那个洞口，最后瞅一眼月台，然后回到那条狭窄的隧道里。走出六米左右，隧道渐渐变得宽敞起来。这时，他们才可以并肩行走。不过，伯罗斯博士必须微微弯下腰，才能够勉强地站在地面上。

“在这些支柱和支架下面，我们只能弯着腰行走，”伯罗斯博士说着，察看从他们的头顶延伸到远处的木支架，“正如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那样，这里的高度不应该仅仅是一米，咱们必须把它扩到两米左右。”

“当然。没问题，爸爸，”威尔颇为勉强地保证。



“我们要把这块地面清理干净，”伯罗斯博士继续说，用靴子轻轻踢了踢隧道底部的一个土墩，“我们不想让它在这儿碍手碍脚，对不对？”

“对，”威尔含糊地回答，其实根本不打算去做这种事情。尽管父亲总是试图制订各种安全方案，威尔却经常对此置之不理，因为他只愿意把全部心思用在挖掘上面。他只偏爱挖掘过程，在他看来，后面的事就像父亲形容的那样，都是些“家务活”，不值得为它们浪费时间。与威尔相反，伯罗斯博士很少义务替别人挖掘，只有在“预感”到甜头时，他才肯抛头露面。

伯罗斯博士心不在焉地吹着口哨，放慢脚步，检查那些堆放得又高又齐的水桶和支架。他们继续在隧道里行走，伯罗斯博士多次停住脚，测试那些木支架的每一边，看它们是否结实。当他用手掌拍打着它们，他那微弱的口哨声开始渐渐升高，变得极其响亮刺耳。

隧道终于平坦起来，变成一个非常宽敞的大洞厅，洞厅里摆着一张三脚桌和两把寒碜的扶手椅。他们把身上的部分装备卸在桌子上，然后爬过隧道的最后一段路，来到隧道入口。

城里的大钟敲过七下之后，“平和广场”汽车库角落里的一块波纹状钢板突然升起两厘米。此时正是初秋，太阳恰好落在地平线之上，父子俩满意地望望空旷的岸边，推开那块薄钢板，地面上露出一个镶嵌着木框的大洞。他们从木框中间微微探出头，发现车库里确实没人，这才从洞口爬向地面。然后，他们把薄钢板推回原地，盖住洞口。威尔踢过去一些泥土，把它伪装好。

在车库的木板墙外，一张报纸正在风滚草般地沿着地面滚动，哗啦啦地在微风中翻来翻去。当余晖为周围的仓库勾勒出剪影，映衬着附近镶嵌着紫红色瓷砖的皮博迪区公寓楼正面，伯罗斯父子缓缓地走出车库，返回城里。他们活像一对刚刚走出山麓的采矿者，依然对他们有权开采的那片土地感到恋恋不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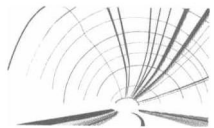
第 2 章

在海菲尔德城的另一头，一个男人穿着睡衣裤，站在浴室镜子前刷牙。他叫特里·沃特金斯，工友们都称他为“翻斗车特尔”。他筋疲力尽，真想美美地睡一宿，但下午所见的景象却不断地在他脑海里翻滚，令他无心睡眠。

这真是漫长艰苦的一天。他和他的拆卸小组摧毁了一座古老的铅粉厂，为某个政府部门或其他机构的新办公楼腾出空地。虽然一心只想回家，可他已经答应过雇主，再替他拆除几层地下室的砖墙，以便估算地基究竟有多深。这将是他的小组最后一次为雇主提供超出合同规定的服务。这些老房子里面总是危机四伏，很难对付。

他站在便携式探照灯的灯光前面，抡起大锤，啪的砸碎几块手工制成的砖块。砖墙暴露出鲜红的内部结构，仿佛被开膛破肚的动物。他再次挥起手臂，碎砖块飞落到布满煤烟的地下室地板上。真该死！他低声咒骂起来，因为这里的任何地方都建造得那么结实。

他又抡了几锤，然后停住手，等着碎砖沫形成的灰云渐渐消散。这时，他惊讶地发现，他敲打的这面墙很薄，仅仅砌着一层砖。墙里埋着一块旧铸铁板，曾经被粉刷过两三遍油漆。他狠狠地朝铸铁板砸了两下，每次打击时都激起响亮的咣当声。看样子，它不会轻易停止抵抗。



当他气喘吁吁地砸碎铁板四周的砖块时，他完全惊呆了。这块铁板上居然有合叶，它的表面甚至还有一个凹陷的把手呢！

这是一扇门。

他暂停下来，喘息片刻，同时在心里琢磨起来。他不明白，这里已经属于地基的一部分了，谁还会愿意继续往下走，走到地基下面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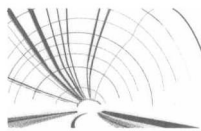
随后，他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他用螺丝刀撬掉那个门把手，然后轻易地拉动了一个锻铁门环。接下来，他抬起工作靴，对那扇门踢了一脚，房门立刻哐的一声向内敞开，一直撞向另一边的墙壁上，响声久久地回荡着，似乎永远都不会停止。他拿出手电筒，照射漆黑的房间。他发现，这个房间其实是圆形的，至少有六米宽。

他走进门口，踏上门内的石板地。他刚刚跨出第二步，地面消失了，他的脚下只踩到空气。有陷坑！他在门边摇晃着，风车般地拼命挥动双臂，终于让自己恢复平衡，从门边撤回去。他退到门框旁边，紧贴着它，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咒骂自己的莽撞。

“快点，别发愣，”他大声说着，强迫自己再次采取行动。他转过头，慢慢向前挪动。在手电筒的照耀下，他发现自己确实站在一个台阶上，远处是令人恐惧的黑暗。他弯下腰，企图看清下面有什么，但下面似乎深不可测。他已经走进了一个幽深的砖井。他仰起头，却看不清井的顶部，砖墙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角度向上弯曲着，钻进阴影里，他的小手电筒照不到那么远。头顶上似乎吹过来一股劲风，吹凉了他后脖上的汗水。

他用手电筒迅速地照射四周，发现井壁边缘有很多台阶，每个约有半米宽，一直通到地下，仿佛许多石搁板。他踏上第一个台阶，试了试，感觉挺结实，就开始顺着这种石楼梯往下爬。他爬得很小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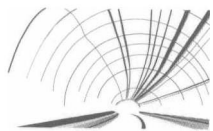
以免滑倒，因为台阶上蒙着一层灰尘，其间夹杂着许多草棍和小树枝。他紧贴井壁，越爬越深。爬到后来，那扇被探照灯照亮的房门已经离他很远，变成了一个小圆点。

当终于爬完所有台阶，他发现自己站在石板地上。他用手电筒到处察看，看见墙上排列着许多铁灰色金属管，仿佛一台迷人的教堂管风琴。他沿着其中的一条通道行走，因为这条路是迂回上升的。他发现，这条路通往一个通风井，它的模样很像某种排气孔。但最吸引他的是一扇门，门上有一扇镶着玻璃的小圆窗。望着从圆窗里透出的灯光，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他已经莫名其妙地闯进了一个地下世界。当听到低沉的机器嗡嗡声，感觉到源源不绝的下沉气流，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了。

他慢慢接近窗户，从圆圆的玻璃窗里往外窥视。窗玻璃很厚，因年代久远而肮脏斑驳，玻璃上布满划痕。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透过带有波纹的玻璃表面，他仿佛看到了一部拙劣的老黑白电影。画面中有一条大街和成排的楼群。街上有许多缓缓移动的火球，照亮了那些四处乱闯的行人。那些人长得非常可怕，宛如毫无血色的魔鬼，穿着非常古老的服装。

他并不笃信宗教，唯有在参加婚礼时才去教堂，偶尔也去教堂参加葬礼。可他还是琢磨了一阵子，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无意中发现了地狱的附属建筑物，或者某种炼狱主题公园。他离开窗口，在身上划着十字，恐惧地嘀咕着“万福玛利亚”。然后，他急忙撤退，带着莫名的恐慌，爬上楼梯，堵上地下室房门，免得里面的魔鬼逃出来。

他跑出荒废的大楼遗址，回身锁好工地大门。他神情恍惚地开着车往家走，不知道明天早上怎么跟雇主解释这件事。虽然他曾亲眼目睹这一切，还是情不自禁地在脑子里反复重播那些景象，以便让自己相信，他确实看到了这些画面。到家时，他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一切。



他忍不住跟家人说起这件事，因为他必须跟某个人谈谈它。妻子阿吉和两个十几岁的儿子以为他喝醉了，只顾着吃晚饭，谁都不理睬他。饭后，他们无情地哈哈大笑，举起假想的酒瓶，装出大口喝酒的模样，直到他陷入沉默为止。可他还想继续谈论这个话题。最后，阿吉让他闭嘴，别再胡说什么地狱里的白毛魔鬼和闪亮火球，因为电视里正在播放斯滕德斯主演的电影。

所以，他只好去浴室刷牙。此刻，他正在琢磨，世上究竟有没有地狱，忽然听到一声尖叫。这是妻子的叫声，在平时，只有浴室里出现老鼠或者飘来荡去的蜘蛛，她才会发出这种尖叫。可是，尖叫声很快停止，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转为歇斯底里的哀嚎。

直觉的警钟开始敲响，他神经紧张，浑身颤抖，仿佛遭到电击。他刚刚转过身，灯光突然熄灭，世界完全颠倒过来。他企图移动双脚，脚脖子却被人按住了。有人把他的双臂和双腿完全按住。这个人比他更强壮，他毫无抵抗能力。接着，一种厚实的布料缠住他，捆住他的全身，最后把他变成了“滚筒人”。他在地毯上水平滚动着，被人运出浴室，好像他真是滚筒似的。

他不能喊叫，因为嘴巴已经被堵住，唯有拼尽全力，才能继续呼吸。忽然，他感觉听到了儿子的声音，但声音非常短促，模模糊糊的，令他无法确信。有生以来，他还是头一回为自己和家人担惊受怕。现在，他似乎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第 3 章

海菲尔德博物馆是一个杂物收容所，市民们可以把多余的私人杂物储藏到这里，不必老往垃圾站跑。这座大楼起先被当做市政厅，经过简单装修，在里面随便地摆上几排玻璃陈列柜，就变成了一座博物馆。那些陈列柜和柜子里的展品年纪相仿，辈分不分高低。

伯罗斯博士坐在一把令人胆寒的牙医躺椅上，正在吃三明治。据考证，这把椅子诞生于 19 世纪末或 20 世纪初。他还是照老规矩办事，用那个 20 世纪早期的牙刷陈列柜充当餐桌。他轻轻地翻开《泰晤士报》，咬一口夹着松软的萨拉米香肠和蛋黄酱的三明治，似乎忘记了柜子里陈列的各种沾满泥垢的治牙器具，当地居民没有把它们扔到垃圾站，却捐给了博物馆。

伯罗斯博士此刻正坐在主厅里，主厅四周的陈列柜中摆放着许多类似的废物，就连捡破烂的都嫌它们太寒碜。角落里有个专柜，叫做“奶奶的厨房”，它对各种花里胡哨的搅蛋器、苹果去芯机和滤茶器兼收并蓄，虽说品种齐全，却都是些廉价的蹩脚货。两台生锈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轧布机，骄傲地站在一台自打 1950 年起就呜呼哀哉的“电动老实泉”牌洗衣机上。后者曾经喜欢贪婪地吞食各种肥皂水，如今却喜欢贪婪地收藏铁锈。